

牧羊人卡埃羅面具下的佩索阿

谷 禾*

比之早出世於他近一千兩百年的中國詩人杜甫，費爾南多·佩索阿從十七歲之後直到去世的三十年裡，幾乎沒離開里斯本一步。他每日上下班、寫作、酗酒直到病逝，沒有行萬里路，更沒有“百年多病獨登臺”的滄桑坎坷，除了早年的三卷本《英文詩集》，直到去世前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母語詩集《使命》，即便在詩歌圈，也沒有引起多少關注。但佩索阿比杜甫幸運，沒有等到要過三百年之後由後生才俊蘇軾力推方名滿天下，而是在時光荏苒不足七十年後，已經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葡萄牙語詩人，而且是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世界性大詩人，其熱愛者和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個角落。

葡文裡的“佩索阿”兼有“個人”和“面具”之意。作為詩人的佩索阿似乎也心有靈犀，他秘密地為自己創造了幾十副迥異的“面具”，他們各有不同的外型、個性、生平、思想和政治、美學和宗教立場，相互之間有書信來往，互相品評、翻譯彼此的作品，有的甚至還有親屬關係或合作寫作，共同組成了輝煌的交響樂團，各有其獨特的聲音，合起來又能演奏豐富的樂章。佩索阿既是這個樂團的定調者和指揮，也是音樂的譜寫者，他們一起捍衛着屬於佩索阿的偉大而神秘的詩歌世界。

在佩索阿所創造的幾十位異名者和半異名者中間，牧羊人阿爾貝托·卡埃羅無疑是其中最為熠熠生輝的角色之一。阿爾貝托·卡埃羅面具下的“佩索阿”，自幼失去雙親，僅受過小學教育，和一位姑奶奶長住在鄉下，以牧羊為生，二十

七歲即病故，他的詩集就題名為“牧羊人”。佩索阿把阿爾貝托·卡埃羅定位為一個感覺論者，自然詩人。他強調感覺事物本身，不加詮釋，反對分析性和總體性思維，認為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僅是“一草一木”，沒有任何“道”、“理”可言。阿爾貝托·卡埃羅是個異教徒，留下了以“牧羊人”、“多情的牧羊人”、“戀愛的牧羊人”為題目的近百首傑出詩篇，被其他異名者推崇為他們的“大師”，甚至連佩索阿都是受到他的啟發才開始創作的。阿爾貝托·卡埃羅面具下的佩索阿乾脆認為自然是高於上帝（信仰）的。他甚至為此願意流浪不歸，就像他在詩中所寫——

但如果上帝是樹木，是花朵，
是山巒，月光和太陽。
為何我還要叫他上帝？
我叫他花朵，樹木，山巒，太陽和月光；
因為，如果為了讓我看見他，
他把自己變成
太陽，月光，花朵，樹木和山巒，
如果他化身樹木，山巒，
月光，太陽和花朵向我現形，
那是他想讓我認識他，
把他當做樹木，山巒，月光和太陽

——〈牧羊人〉

從阿爾貝托·卡埃羅面具下的詩行裡，我們絲毫看不出佩索阿骨子裡的悲觀主義者的影子、他對

* 谷禾，1967年端午節出生於河南農村。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寫詩並發表作品，詩集《飄雪的陽光》入選“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”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另著有詩集《紀事詩》、《大海不這麼想》和小說集《愛到盡頭》等多種。策劃出版了《中國詩典》、《新世紀中國詩典》等當代漢語重要詩歌選本；曾獲“華文青年詩人獎”、“《詩選刊》最佳詩人獎”、“全國報刊最佳詩歌編輯獎”等獎項，現供職於《十月》雜誌社。

世界的不停息的思考和“惶然”以及那種“我通曉一切卻祇留下悲歎”的絕望。阿爾貝托·卡埃羅面具下的佩索阿，則對生活和愛情充滿渴望，如同一個興致盎然的青春戰士，而與佩索阿毫無關聯（如果有，他們的秘密通道也祇在夢裡），或者說，是佩索阿創造了阿爾貝托·卡埃羅這個詩人及其詩篇來與自我的悲觀主義相對抗。我們來讀一讀這首〈多情的牧羊人（之二）〉吧——

春夜的月亮高懸
想起你，我才是完整的自己

奔過曠野的微風和我相遇
想起你，呢喃你的名字；
我不再是我：我是幸福的

明天你會來吧，你會同我一道去採花，
沿著田壟，
而我將和你一起去田間，看你採花。
我已經望見明天在採花的你，
和我一起，沿著
一道道田壟
但祇有當明天你真的來到田間，
同我一道採花，
那對於我才是快樂和真實

這個被愛情溢滿心靈的牧羊人，甚至到了“我徹夜無眠，看著，她，在每個角落，都出現的身影，/每一次，我都用與相遇不同的方式將她端詳。/我把關於她同我說話時模樣的回憶，變成念想/而在每一分念想裡，她都因相似而迥異”的癡情地步。作為閱讀者，我甚至懷疑，究竟哪一個面具下的佩索阿，才是真實的佩索阿？或者所有的面具都祇不過是他解釋世界的不同視角而已。因為佩索阿已經明白無疑地告訴他的讀者：“我將靈魂分割成許多碎片/和許多人物”。這樣的回答，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古老的漢語詩人陶淵明。在陶淵明四十九歲時所作的〈形影神〉裡，化而為“形”的詩人向“影”提出，既然人不能如“天地長不沒，山川無改時”，就該“得酒

莫苟辭”，及時行樂；而化而為“影”的詩人對此反駁：“立善有遺愛，胡為不自竭？酒云能消憂，方此詎不劣。”“形”“影”相爭，最後還是“神”來做了自我的闡釋：“日醉或能忘，將非促齡具！立善常所欣，誰當為汝譽？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”陶淵明和佩索阿真是異曲同工，祇是陶淵明用回歸田園的選擇，驗證了任隨自然的人生領悟；而佩索阿卻終極一生也沒有能夠解開關於生死、關於愛、關於宗教和信仰的心結，被內心的巨蟒纏繞著，在矛盾中走完了四十七年的生命旅程。他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不同面具下的詩篇，讓我們看到了絕然不同的佩索阿。巨大的內心衝突，讓真實與虛構的世界混淆了界線，詩人不得不將自我從現實中抽離開來，透過“面具”的方式，進行“多手互搏”的詰問與回答。佩索阿不相信理性、權威，但面對鮮活的感官世界，又怯然止步，而始終沒能走出感覺和思維、感情和理智、肉體和精神對立斷裂的世界。但就在掙扎裡，偉大的佩索阿誕生並完成了自己！

佩索阿通過另一位作為面具的坎波斯致阿爾貝托·卡埃羅的信曾這樣寫道：

詩歌是個體的。詩歌並不適於表達社會情感。社會情感由行動表達，每種社會情感都有相應的行動。而詩歌存在於行動和姿態不能表達的事物中。在你的詩裡，我親愛的大師，我欣賞的正是你實現了這一點，而不是提供了多少知曉異教價值的歌唱。異教主義吸引我，就像基督教或其它任何事物一樣，而不是我和我的感覺。你對當前社會和藝術教條的鄙視足以使我充滿激情。對我來說，異常的唯一方式就是創造或屬於一個體系。在一天中，我有時是個唯物主義者，有時是個絕對權力主義者，絕對的絕對權力主義者，這取決於我如何感覺。對我來說，這似乎是自然的。

（2013年1月1日於京郊）